

枸杞赠友

宗西

九曲黄河上碧穹，
百年润泽育葱茏。
琼枝展叶承朝露，
玉树垂珠沐晚风。
芽翠绿，果殷红，
东坡梦得赋芳容。
延龄一勺除衰疾，
粒粒深情意最浓。

塞上咏荷

宗西

翠盖亭亭漾碧丛，
新荷绽蕾沐天风。
休言漠北少颜色，
一样芬芳一样红。

渔家傲·塞上端午葡萄酒

(通韵·晏殊体)

西玉

塞上风景端午序，葡萄酒展朋相聚。
四海五洲评酒续；黄河曲，共叙酒缘中国旅！
戈壁荒滩青果绿，“黄金产区”葡萄誉。
文化创新端午剧；紫色玉，自然生态东方旭！

写给小雪 (组章)

张月平

一

平仄押韵，起承转合。四季吟唱了一首绝句，小雪是醒目的那个词语。
四季是一根绳，将二十四节气串成一条手链，小雪是最晶莹的那颗珍珠。
一年里的第二十个时令，玉面含羞，步履轻盈。
小雪，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绿意，是未盛开的花朵，是文章偶有发表的小确幸。
扛起一面大旗，向隆冬深处走去，留给我们一个骨骼清奇的背影。小雪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二

轻薄的霜裹住树枝，像打了蜡一般，在阳光下闪耀。又像火星，在空气里燃烧。
枯黄的芦苇，仿佛在等待什么好消息，安静成大地的一部分。
湖面结了一层薄冰，像一把刚淬过的剑，透着狡黠的光。
微醺，远处的村庄，闲适地坐着。
北方的田野，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
假如用音乐歌唱这个节气，我选择竹笛，朴实如乡间放歌的牧童；假如用文字书写这个节气，我选择散文诗，有散文的大气，又有诗的精致。

三

小雪，是冬之篇章的一个过渡句。初冬的清冷，水汽凝结，将冷向更萧瑟处推进。雾气迷蒙，像红柳的翅膀扇动。
一个美人，几分婉约，几分疏离。
大地贡献了青绿，只收留苍茫。喜鹊的喳喳声，把天空又抬高了几分。风扯下的树叶，在树根下盘旋。
打开自己，窥探到一个节气的秘密。
但，我不说。如同大地捂着的一颗种子，我们都在等春天。
(作者系石嘴山市政协委员、平罗县政协委员)



山野歌声 (四章)

田玉珍

山野

走进山野，与夏风共舞，山花点缀着发梢，那一片深邃的湛蓝，仿佛一望无际的草浪翻涌。
山口汹涌而来的风，将我的骨骼吹化，让我在山水间站成一个感知的躯体。
透过黄昏的窗户眺望大地，生命如轻纱，麦子尸骨未寒，云朵却丢下一片巨大的空白，走了。
望一眼，望一眼那沉寂的绿海，天和地之间没有一丝划痕，而夕阳越走越远。
它把所有的情留下来，煮沸了明日的月亮，而我凝视着山道上我的影子——
仿佛凝视着云朵留下的巨大空白。
暮色低垂，散去的晚霞把湿气留给露水，然后聚集成白雾，随便被风一吹就滴落大地。

废院

山野里，田埂上，那些轻飘飘的生命，把自己献给夏风，如蒲公英飘向远方。
随风而动的草，被冷清浸透。
一只百灵飞来，落在枯枝上，然后在秋风中谱曲，直到歌声被我的脚印收纳。
它是在向我传递被遗弃的忧伤，还是想告诉我院落空气过于纯净？
果子在思念中变老。回忆往昔，时光马车上的姑娘曾被夕阳拥抱，被晚霞品尝。
风中的树叶，废园中唯一活着的灵魂，如今在孤寂中来回摇曳，当落日沉没，群星亮起——
它倒立于黑夜盛大的果园里，聆听秋风与一口老水缸的对歌。
时光轻轻流过，像是来访尘埃的宾客，废园没有废，它只是放下过往，躲进了

时代的缝隙。
此时，老树将一把破琴交给了山风，而我在废院的塌墙上，看到了祖先的影子。
苜蓿河
一声啼哭，我来到了这个世界。
我从一切艰难中走来，穿越冰冷的山岩，两岸的丘陵并不是我真正的源头。
我行走于尘世，向绿林，向花海，向一切美好出发，无视荒凉，向绿色的旷野出发。
除了草地、山岗上全是野花。
除了山道、沟壑间活泉潺潺。
也许，没有人知道，我想到什么地方去。
焦渴的时光里，我挖掘自己的潜能，把一切都裸露于天空之下，那黄土铺就的床，我的脆弱和强大。
远离喧嚣，在荒原上曲折兜绕，坦坦

荡荡、卑躬屈膝，永远如此。
一切顺从自然，听从安排：来或去，流动或静止，奔腾或滞留，被遗忘或被记起。
我知道，是一切的曲折让我认识了你，是一种自强不息的坚韧让我认识了你，我也服从所有安排。
我就是个浓缩的荒原，而我的体内也流淌着无数条小河——苜蓿河。
清泉
与云朵为伴，隔着时空辗转于尘世和天堂之间。
岩石破裂，青松和芳草一片接一片葱郁。
带着浪花跳出围墙的云朵——
你为何一去不复返？
(作者系海原县政协委员、海原县作家协会主席)

家乡的香水梨

马欢

时光匆匆，消逝凌风。转眼间，一年光阴已逝去四分之三。不知不觉已到秋风红叶、硕果丰存的季节。在这豆谷盈枝、薯芋见光、果蔬香溢的时节，家乡的香水梨也不甘人后。虽然受到春季倒春寒的影响，枝头的梨果并不是很丰硕，可香气毫不递减。一颗颗青绿圆润的香梨，纷纷散发着怡人的清香，隔空撩拨着人们的味蕾。它们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告晓着园主们：“该下果了，事不宜迟”。

香水梨是一种娇贵的水果，树摇不得，亦不可棍敲，甚至连采摘时都不能直接用手触摸。因为果皮比较脆弱，易氧化，用手触碰之后容易腐烂，不便长时间储存。所以乡人们采摘时都格外小心，每人戴上一双崭新干净的棉布手套，就像摘取珍珠般地采摘着树上的每一颗梨果。

香水梨是一种入筐后渐熟化味的水果。刚摘下树的梨果青绿生硬，也比较酸涩，还不太适口。入筐后两三周，果皮慢慢褪去绿衣，换上金黄油亮的喜色。香气也更加浓郁，让人垂涎欲滴。

取出一颗，用水洗过，轻轻咬上一口，口感甜了许多，不再之前的那般酸涩，而是甜中微酸，酥嫩多汁。梨汁顺着咬破的皮口不断外溢。舍不得让它洒落，赶紧再吸溜一口。一丝丝清甜沁入心间，一点点微酸轻触味蕾，一股股清香沁人心脾。

香水梨不同于其他梨品，是一种久存色变味愈佳的梨果，而且寒冷更适宜，久存不腐坏。冬天的时候，乡人们会将剩余的香水梨盛入瓶罐或者瓷缸里，储存在阴凉处，慢慢享用。待果皮颜色完全转为棕黑色，果瓢化成了黑褐色的糖汁。用筷子夹几个放进碗里，汁液迫不及待地顺着果皮裂口溢出。这时的味道最好不过。喝上一口，甘凉透心，清醇爽口，香气怡人。让人回味无穷，神清气爽。真乃梨中之极品也！

香水梨虽然算不上“梨中之王”，但也算得梨中珍品。今人可喜，古人可叹。清康熙《重纂靖远志》中载：“香水梨，即消梨也。他处不多见，深秋成熟，咀嚼无渣，至冬春间冻释成汁，天然甘美，诚珍品也”。元朝诗人刘崧在《北平十二咏》中特意赞赏：“香水梨名号，轮囷碧玉团。刀场恹恹似，竹笠喜同欢。崖蜜清心润，壶冰溅齿寒。宣城空斗大，气味敢同看。”

家乡的香水梨品质优良，风味甚好，富含糖、酸、维生素C及铁、锌等微量元素。不仅食用爽口，而且药用价值也很高。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消梨即香水梨也，俱为上品，可以治病。”熟软化汁的香水梨，食用起来清凉爽口。不仅解酒开胃，亦有润肺止咳、清热解毒等抗感冒之功效。如果感冒发烧了，喝上一碗梨汁，身心瞬间清凉舒坦许多。赛过一瓶精品罐头。

据老人们所言，家乡的香水梨种植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关桥方堡、贺堡等沿河一带，那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又有地下甘泉的滋养，独特的气候和自然环境造就了香水梨的绝佳品质，十分讨人喜欢。

芳香怡口的香水梨，不仅是本地人秋冬春季的味蕾佳肴，也是给他乡异地的远朋挚友馈赠的极好特产。这梨树在一代代勤劳朴实的乡人的精心呵护下连年生，年复一年，用清香和甘甜回赠着人们，成了家乡人发家致富的“宝树”。

(作者系海原县政协委员)

书法摄影欣赏



▲ 书法

李磊 作(银川市青联委员)



▶ 《冰瀑倩影》 ▼ 《六盘雪山崇》

蔡全录 摄(原州区政协委员)

